

經子淺談

杨伯峻 著

中華書局

经子浅谈

杨伯峻 著

中
华
书
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子浅谈/杨伯峻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6.5

ISBN 978-7-101-11345-7

I.经… II.杨… III.经学-中国-通俗读物 IV.Z12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4367 号

书 名 经子浅谈

著 者 杨伯峻

责任编辑 张继海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5¼ 插页 6 字数 10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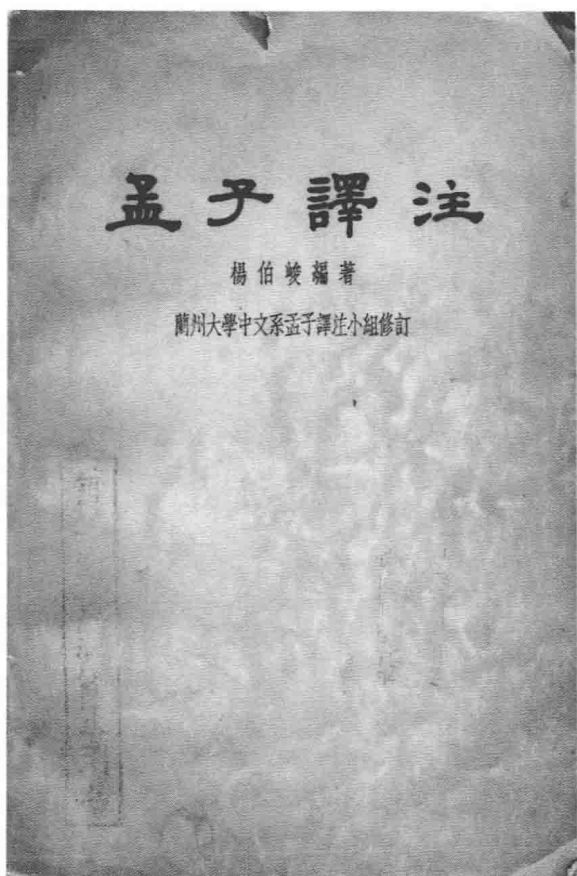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1-6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345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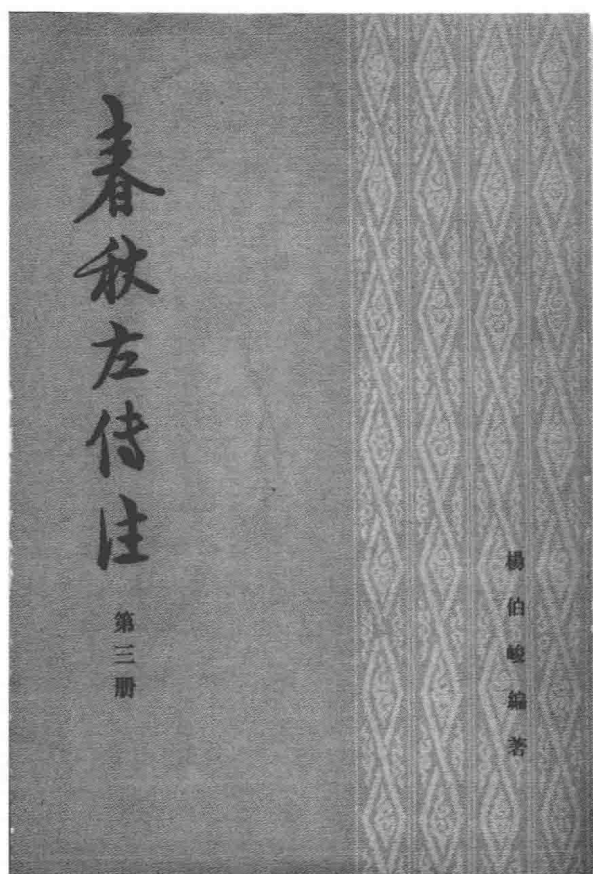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18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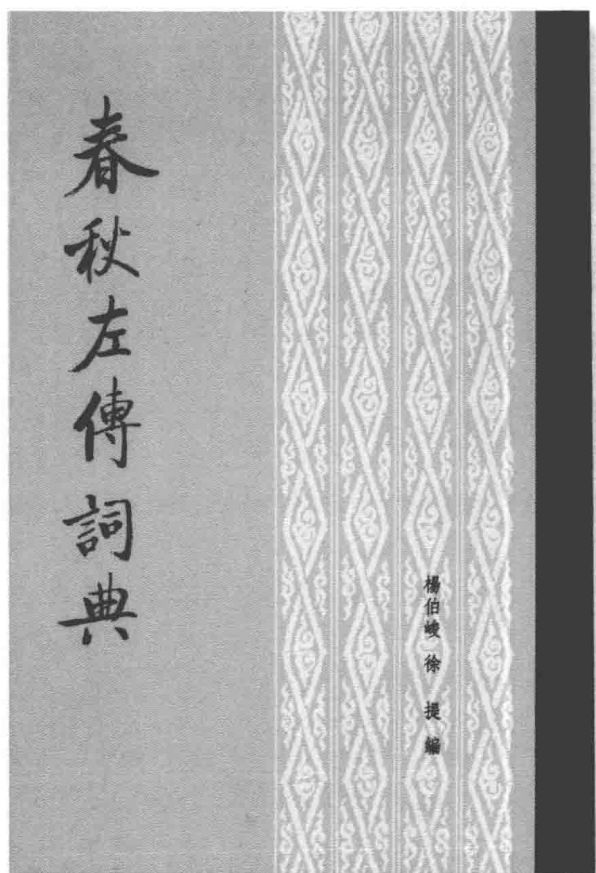
《论语译注》1980年版封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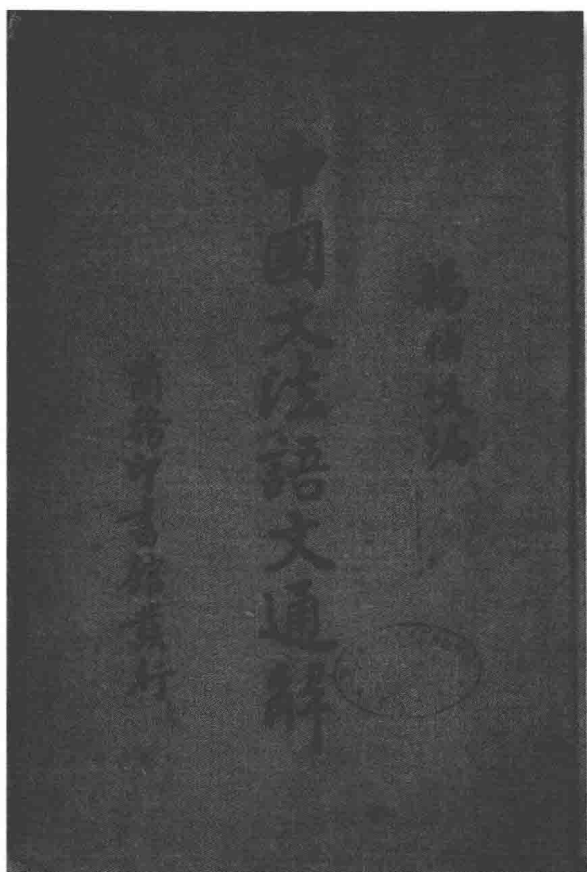
《孟子译注》1962年版封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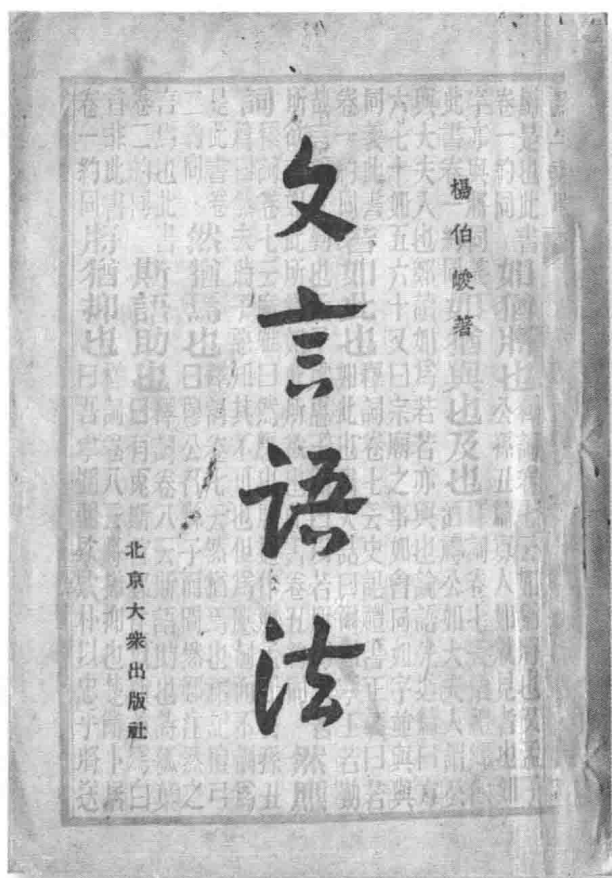
《春秋左传注》1981年版封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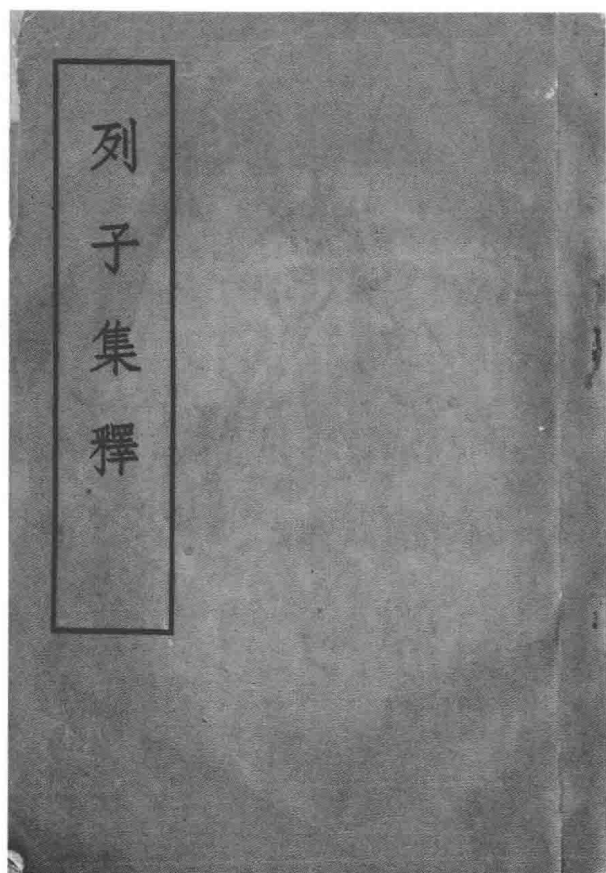
《春秋左传词典》封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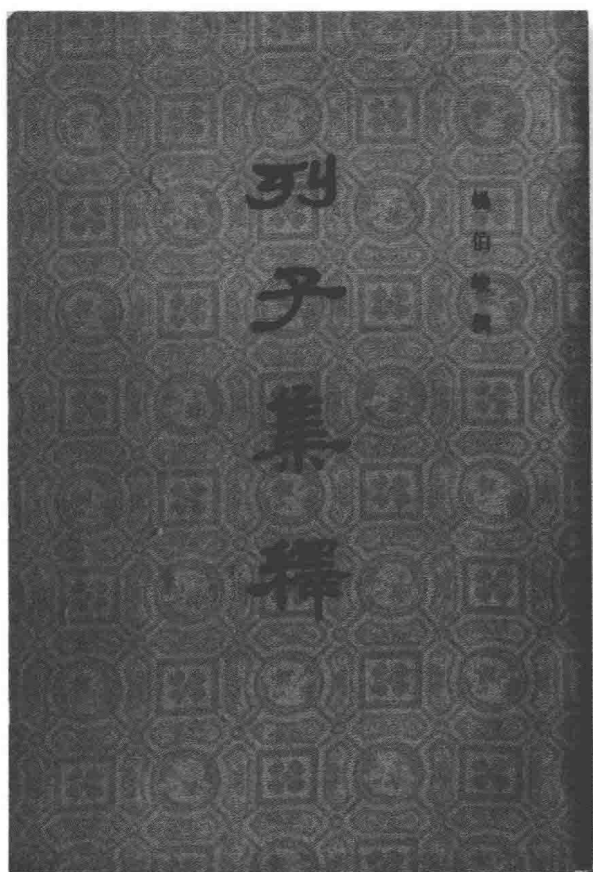
《中国文法语文通解》1936年版封面



《文言语法》1955年版封面



《列子集释》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封面



《列子集释》中华书局1979年单行本封面

出版说明

杨伯峻先生(1909—1992),本名杨德崇,是现代著名语言学家和古籍整理专家。湖南长沙人。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杨先生旧学功底深厚,尤其长于经学和小学,曾拜在黄侃门下,但据先生自述,其学问受益于叔父杨树达者更多。建国后几经辗转,杨先生在中华书局立定脚跟,将自己的所学投身于古籍整理事业。他参加了1970年代“二十四史”的点校和编辑工作,承担了《晋书》的定稿和编辑出版。1980年代初,他是中华书局屈指可数的几位编审之一。他的《论语译注》、《孟子译注》和《春秋左传注》,不断重印(其中《论语译注》的累计印量已超过120万册),蜚声海内外。

从《文史知识》1982年第1期开始,设立了一个“经书浅谈”栏目,由杨伯峻先生打头执笔,连载了8期,介绍了“十三经”中的7部,余下的6部经书由另外6位专家(分别是刘起釭、阴法鲁、金景芳、王文锦、陆宗达和王宁)接续完成。杨先生还有其他一些关于经学和诸子方面的文章,深入浅出,平易近人,把自己的治学经验和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后人,为青年学子指示了门径。

这本《经子浅谈》,搜集了杨先生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文字,

并作了精心编排。这些内容来源于三本书，分别是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编的《经书浅谈》（中华书局1984年），以及先生自著的《杨伯峻学术论文集》和《杨伯峻治学论稿》（此二书由岳麓书社于1984和1992年出版）。所收文章分为三组。第一组14篇文章，是关于古代经书和子书方面的导读；第二组两篇文章，是关于清代经学和古汉语虚词研究（属于传统小学）方面的概要介绍；第三组6篇文章，属于学术自传的性质，其中前3篇是杨先生对自己治学经历的回顾，后3篇是对师友的忆念。通过这本小书，读者不仅可以拿到进入国学经典宝库的密钥，而且可以略窥传统学问的堂奥，明白那些看似简易的经典译注背后，是有怎样深厚的学术积累在作支撑。

本书的编辑出版，得到了杨伯峻先生家属的大力支持，特表谢忱！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考虑到《论语译注》、《孟子译注》和《春秋左传注》影响甚大，这三本书前面的“导言”或“前言”之类文字并未收入本书，请读者互相参酌，或可对经典本身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5年10月

目 录

《经书浅谈》导言	1
《周易》	7
《诗经》	20
先秦文学和《礼记·檀弓》	29
《春秋》	38
《左传》	46
再说《春秋左氏传》	56
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	65
《论语》	78
《孟子》	85
再说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	94
《孝经》	102
《列子》	109
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	114
《孙子兵法》《孙臆兵法》《六韬》《尉缭子》	
（皇）清经解正续编影印缩本序	123
《词诠》重印说明	126

我的治学大要	129
我和《左传》	133
我和《论语译注》、《孟子译注》	137
《列子集释》初版自序	144
《杨树达文集》前言	146
黄季刚先生杂忆	156

《经书浅谈》导言

一、一点说明

这里谈的“经书”，其实就是“十三经”，它是自宋朝以来确定的，到今天还习以为常，不是有《十三经白文》、《十三经索引》、《十三经注疏》等等可以为证吗？这是“儒家”的经典。拆穿西洋镜，也不过那么回事。

经书浅谈，只限于浅谈各种“经书”的主要内容，著作年代，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它；若要研究它，如何着手，如何深入。在这些方面提供自己一点看法，同时扫清一些研究上的障碍。

二、“经”名考

为什么叫“经”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。我把一些难以站住脚的各种说法撇开不谈，专从历史考据上讲讲这问题。“经”作书名，最早见于《国语·吴语》的“挟经秉桴”。这是讲吴王夫差要和晋国决一胜负的战前情况。韦昭注说：“经，兵书也。”而清末俞樾却认为“世无临阵而读兵书者”。依俞樾说

“挟经”是掖着剑把手，“秉桴”是拿着鼓槌。但剑不插在剑鞘里，偏要挟在腋下，不但古代无此说法，而且捶鼓也难以使劲。俞樾的说法有破绽。总之，面临交战，挟着兵书临时请教它，自未免可笑，俞樾这一驳斥还是有道理的。因之，《吴语》的“经”，我们不看做“兵书”。《墨子》有《经》上、下篇，也有《经说》上、下篇。《经》的文字简单，甚至三四个字便是一个命题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说墨学弟子徒孙都读《墨经》，可见“墨经”之说起于战国。《经说》便加以说明。《荀子·解蔽篇》引有《道经》，不知《道经》是什么时代的书。《韩非子》的《内储说》上、下，和《外储说》左上、左下，右上、右下（共四篇）也有“经”和“说”，可能是仿效“墨经”的。可见，“经”是提纲，“说”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。《礼记》有《经解篇》，可能是因此而得启发的。至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黄帝内经》一类医书，因为那是后人伪作的，便不讨论了。

由上所述，“经”名之起，不在“儒家”。“经”的意义，也未必是用它“经常”的意义，表示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。西汉的经学家以及以后的“今文派”认为只有孔子所著才能叫“经”，他们不懂，“经”未必是孔子所著；而且“经”名之起，据目前所知文献记载，大概起于“墨经”，不起于孔子。后代把“经书”这一“经”字神秘化，甚至宗教化，因之凡佛所说叫做“佛经”，伊斯兰教有《可兰经》。道教称《老子》为《道德经》，《庄子》为《南华真经》，《列子》为《冲虚至德真经》。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孔子读《易》韦编三绝。《抱朴子·外篇·勖学第三》也有这一说法。在考古发掘中，无论竹简木札或帛书，只有用丝线和麻织物把竹简、木札编缀成册的残